

西泠歷史軼事

西湖佳話傳奇

宋經樓書店發行

鳴龍堂年三月廿九日
杭興白劉莊書樓

宋經樓古書店

(備有書目承索即奉)

本店開設杭州已歷十有三載向
售各種宋元明清孤本及精鈔稿
本並印售各縣志書及西湖掌故
等書倘蒙 惠顧極誠歡迎如
諸大藏書家有複本舊書 敝店願
出高價收進道遠請先寄書目當
照班奉覆

西湖佳話傳奇

上下兩冊實售

原 輯 湖 上 笠

編 輯 守

發行者 宋 經 樓 書

杭州新民路二七五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

不 × × × 准
翻 × × × 印

版 ····· 權
印 ····· 託

西湖佳話傳奇

蠡城守安輯

上文所云。委長老書寫榜文。此時長老因鈔有錦箋。隨即雙手獻上。太尉接來展開一看。見書寫精工。不勝大喜。道原來老師有前知。下官奏知皇爺。定有好音。卽上馬馳去。到了次日。李太尉帶領許多人。押着三萬貫錢到寺來。說皇爺看見榜文。有叫通天耳之句。與夢中相符。甚稱我佛有靈。故慨然布施三萬貫。完成勝事。你們可點收了。我好回旨。長老大喜。率合寺僧人拜謝聖恩。深感濟顛。長老見錢已足數。擇日開工。但諸事容易措辦。只有臨安山中。買不出爲樑爲棟爲柱大木來。甚是躊躇。因與濟顛商量道。匠人說。要此大木。除

非四川方有。此去四川路途甚遠。莫說無人去買。就買了。也難運來。却如何區處。濟顛道。既在此做事。天也要叫運了。四川雖遠。不過只在地下。若竟要用。苦我不着。去化些來就是了。但路遠辛苦。須要吃個大醉方好。長老聽了。又驚又喜。道你莫非取笑麼。濟顛道。別人面前敢取笑。長老面前怎敢取笑。長老道。既是這等說。果是真了。即分付侍者去買上好酒餚來。儘着濟顛受用。他見酒美餚精。又是長老請他。心下十分快活。一碗不休。兩碗不歇。一霎時就吃了二三十碗。直吃得眼都瞪了。身子都軟了。竟如泥一般。趺將下來。長老與他說話。昏昏不醒。因分付侍者道。今日他吃得人事不知。料難起行。你們可扶他去睡罷。侍者領命。兩個扶不動。只得四個人。

連椅子抬到後面禪牀上。這一睡。直睡了一日一夜。也不見起來。衆僧疑他醉死了。摸一摸。却渾身溫軟。氣息調和。任你百般呼叫。終是不醒。監寺共來埋怨長老。聽信濟顛糊言亂說。騙酒吃。如今醉得不死不活。等他到四川化木。只好那世罷了。長老道。濟顛素常在正事。不曾錯謬。我想他定有道埋。你衆人休得多言。且待他醒來再議。又過了一月。只是酣睡不醒。監寺着急。同了首座再來見長老道。濟顛一連睡了兩日兩夜。叫又叫他不醒。我又扶他不起。莫非醉傷了臟腑。可要請個醫生來。長老道不消得。你不須着急。他自爲起來。監寺與首座。見長老如此說。暗自好笑。不便再言。直到第三日。濟顛忽然一骨碌扒了起來。大木來了。快分付搭起鷹架來批。衆僧聽見都

笑道他騙酒吃醉了三日。又在那裏說酒話發瘋哩。大木在何處。就有大木。不過是扛拽。怎麼要搭鷹架去扯。真是胡說。不要去理他。濟顛叫了半晌。見沒人理他。只得走到方丈來見長老。說道寺裏這些和尚。多很懶惰。弟子費了許多心力。化得大木來。只叫他們分付工匠搭鷹架去扯。却全然不理。長老聽了。也有些兀突。摸不着頭腦。便問道。你這大木是那裏化來的。濟顛道是四明山中化的。長老道。既化了。却從那裏來。濟顛道。弟子想從江湖來。恐怕費力費時。故就便往海上來了。長老道。若從海上來。必由鼉子門錢塘江上岸。你怎叫搭鷹架扯去。濟顛道。許多大木若從錢塘江盤來。須費多少人工。弟子因見大殿前。醒心井與海相通。故將衆木都運在井底下來了。只

要搭架子去扯。長老見濟顛說得有源有委。來歷分明。况素知他神通不可思議。早已信他。因分付監寺。快去傳工匠搭鷹架。監寺笑稟長老道。老師父不要信他亂講。他喫醉睡了三日。又不曾半步出門。若說四川去化。好遠路兒。怎生就化得大木來。就是有神通。化了從海裏來。怎能夠得到井底下。就是井底下通海。止不過泉眼相通。怎能够容得許多大木。今要搭鷹架。未免徒費人工。濟顛在旁聽了。笑道。你這一個蠢和尚。怎得知佛家的妙用。豈不聞一粒米。要藏大千世界。何況偌大一井。怎容不得幾根木頭。長老因叱監寺道。叫你去搭鷹架。怎有許多閒話。監寺見長老發性。不敢再言。只得退出。叫匠人在醒心井上搭起二座大架子來。四面俱是轉輪收繩索。上俱掛着鈎子。

。準備扯木。衆匠人搭完了。走到井上一看。只見滿滿的一井水。却那裏有個木頭影子。一時都笑起來道。濟顛說瘋話。是慣的也罷了。怎麼長老也發起來。監寺正要提長老的錯字。因來稟道。磨架俱已搭完。井中只有清水。不知要扯些甚麼。長老回頭問濟顛道。不知大木幾時方到。濟顛道。也只在三五日內。長老若是要緊。須再買一壺來請我。包管明日就到。長老道。要酒吃何難。遂分付侍者。又買了兩瓶來請他。濟顛仍不問長短。吃得稀泥爛醉。自去睡了。長老有些見識。獨還耐着。那衆僧便三個一攢。五個一簇。說個不了。笑個不休。都說長老受騙。哄哄說着不休。到了次日。天纔微明。濟顛早扒起來。滿寺大叫道。大木來了。快叫工匠來扯。衆僧俱不理睬他。濟顛

走入方丈。報知長老。請去拜受。長老大喜。却不疑處。忙沐了手。穿着袈裟。親到大殿上。佛前禮拜了。然後喚監寺。鳩集衆工匠到井邊來。監寺與衆僧。見是長老分付。不敢違拗。到了井邊一看。那裏有根木頭影兒。監寺要取笑長老。也不說有無。只騙長老去看。長老到井邊向下一望。那水中果然露出一段大木頭在上。滿心歡喜。立即跪下。對井拜了四拜。拜完就對着濟顛說道。眞眞難爲你了。濟顛道。佛家公事。怎說難爲。只可恨這班賊禿。見了木頭。尙不肯動手。長老對監寺發話道。大木已到。爲何還不動手。監寺走到井邊再一看時。大吃其驚。暗想濟公神通。真法力無邊。忙叫工匠。將繩上的鉤子放下井中。鉤在水上。用轉輪轉將上來。扯起來的木頭，都有五六尺

圍圓。七八丈長短。扯了一株。又是一株冒出頭來。長老問濟顛。大木有多少株數。濟顛道。長老不要問。只叫匠人來算一算。若不夠用。只管取。若是夠用就罷了。也不可浪費。長老點頭稱是。叫匠人估計。扯到六七十株上。匠人道已夠用了。只說得一聲夠。井中便再冒起來了。合寺皆驚以爲神。而濟顛又不知那裏去了。自此之後。寺中諸事俱有次第。獨兩廊影壁未畫。臨安顯宦俱已有過布施。不能再募化。獨有新任的王安撫。未曾布施。濟顛就打算去化募。長老聽說。皺着眉。搖着頭。道這個官兒。萬萬不可去惹他。若他去纏。但不肯布施。只怕還要受辱淘氣。濟顛道這是怎說。長老道。我聞得此官。原是窮秀才。未得第時。來到寺院投齋。受了僧人輕慢。所以

大恨和尚。怒題寺壁道。遇客頭如鼉。逢齋項似鵝。這樣怨嘆。如何再去化他。濟顛道。他偏懷嘆。我倒要偏去化他。遂帶着酒意。竟匆匆走到安撫衙門前。探頭探腦的張望。適值王安撫坐在堂上。一眼看見了。叫人拿他進去。拍案大罵道。你這大胆禿廝。怎敢立在我府門外張望。濟顛道。相公府門外。人人可立。爲何小僧立一立。便是太膽。安撫道。他人偶立便去了。你這禿廝。立而不去。又且探頭探腦的張望。豈非大膽。濟顛道。小僧立而不去。是一心要求見相公。因無人肯通報。不得其門。故不得已而張望。安撫道。你且說要見我爲着甚事。濟顛道。聞知相公惱和尚。小僧以爲和尚。乃佛門弟子。只爲焚修。代人求增福壽。賴人衣食。而不能衣食於人。無可惱處。故

韓來分辯。安撫聽了。默然良久。道我惱於不惱。你如何得知。且有甚分辯。濟顛道。也無甚分辯。只有一段因緣。說與相公自省。安撫道。你且說來。說得好免你責罰。濟顛說道。昔日蘇東坡學士。與秦少游黃魯直佛印禪師。四人共飲。東坡發起行令。前要一件落地無聲之物。中要兩個古人。後要結詩兩句。必須說得有情有理。而又貫串。不能者罰。相公聽着。蘇東坡先說道。筆花落地無聲。抬頭見管仲。管仲問鮑叔。如何不種竹。鮑叔曰。只須三兩竿。清風自然足。秦少游說道。雪花落地無聲。抬頭見白起。白起問廉頗。如何不養鵝。廉頗曰。白毛映綠水。紅掌撥清波。黃魯直說道。爆花落地無聲。抬頭見孔子。孔子問顏回。如何不種梅。顏回曰。前村深雪裏。

昨夜一枝開。佛印禪師末後說道。天花落地無聲。抬頭見寶光。寶光問維摩。僧行近如何。維摩曰。遇客頭如鼉。逢齋項似鵝。王安撫聽了。打動當年心事。忍不住大笑起來道。語參禪妙。大有可思。因問你是那寺僧人。叫甚名字。濟顛道。小僧乃淨慈寺書記僧。法名道濟。王安撫聽了大笑道。原來就是做榜文叫通天耳的濟書記。果然名下無虛。快請起來。邀入後堂。重新見禮。命人整酒相待。安撫親陪。二人飲酒談天。說到投機處。濟顛方說到兩廊畫壁之事。要求概助。安撫一口答應三千貫。叫人押送到淨慈寺去。濟顛方謝別安撫回寺。長老看見。只驚喜得咋舌。道這個宰官化得他來。真要算你手段。又一日。喫得爛醉。走到清河坊。早一交跌倒。再也扒不起來。閉着

眼要睡。正值馮太尉的轎過。前導的虞候看見吆喝。濟顛道你自走你的路。我自睡我的覺。你管我怎麼。太尉轎到面前。聽見了。因喝罵道。你一個和尚。吃得爛醉。說我管你不得。我偏要管你一管。看是如何。因分付道。將他扯到府中去。太尉問道。你這和尚。既入空門。須持五戒。却顛狂飲酒。怎說無罪。叫當差取紙筆與他。問他幾何處僧人。有何道行。可從實供來。濟顛接了紙筆。不假思索。寫出一篇長文。來道。

南屏山。淨慈寺書記僧道濟。幼生宦室。長習儒風。自戴晉王以前。神通三昧。至傳燈佛下世。語具辨才。宿慧諳通三藏法。今修常記十車經。廣長舌善譯三天竺書。圓通聽能省六國梵語。清涼山一

萬二千人。猶記同過滑石橋。天竺寺五百餘尊者。也曾齊登鷲峯巔。理參無上。誰不豎降旗。妙用不窮。自矜操勝着。雲居羅漢。惟有點頭。秦州石佛。自難誇口。剃光頭。賣響卜。也喫得飲。洗淨手。打口鼓。也覺得錢。倔強賽過德州人。蹊蹺壓倒天下漢。有時娼妓家。說些因果。風狂。不是風狂。有時尼姑寺。講些禪機。顛倒却非顛倒。本來清淨。笑他龍女散花。多妙在無言。笑殺文殊獅子吼。唱山歌。聲聲般若。飲美酒。碗碗曹溪。坐不過禪牀上醉翻觔斗。戒難持。鉢盂內供養屠龍。袈裟當。於鱸婦。盡知好酒顛僧。禪杖打倒龐婆。共道風流和尚。十六廳宰官。莫不儘我醉後往還。三天竺山水。從來聽千閒中坐臥。醉昏昏偏有清頭。忙碌碌却無拘

東。雖則欲加罪。和尚易欺。只怕不犯法。官威難逞。請看佛面。稍動慈悲。拿出人心。從寬發落。今蒙取供。所供是實。

馮太尉見他揮寫。如疾風猛雨。已自驚怪。再見名字是道濟。因訝說道。原來你就是淨慈寺的濟書記。同僚中。多說你是個有意識的高僧。爲何這等倒臥街巷。不惜名檢。今日不加你罪。快去罷。以後當謹戒纔是。濟顛聽見放他道。轉大笑起來道。我和尚喫醉。冲撞了太尉。蒙太尉高情放了我。只怕太尉查不見外國進貢的盒子玉髓香來。朝廷到不肯放你哩。太尉聽了此語。不覺心中一驚。原來朝廷果有一盒玉髓香。三年前八月十五日。曾取來燒過。就分付馮太尉收好。馮太尉奉旨收在寶藏庫第七口廚內。不期去年八月十五日。皇上玉體不安。

。皇太后取出來。燒了祈保聖躬安康。就隨便放在內庫第三口廚裏。皇上不知原由。叫馮太尉去取來。太尉走去取時。遍尋不見。心上着慌。不敢復旨。故自出來求籤問卜。今見濟顛說出。怎不驚奇道怪。因問道。這玉體香。你莫不知道些消息在那裏麼。濟顛笑說道。貧僧方纔供的。寶馨卜。也吃得飯。這些小事。怎麼不知。太尉聽了。滿心歡喜。忙叫人將他扶起。自起身與他分賓主坐下。復問道。濟師既知。萬望指教。濟顛道說是自然要說。但貧僧一肚皮酒。都被太尉盤醒了。清醒白醒。恐說來不准。敢求太尉布施一壺。還了貧僧本來面目。便好細說。馮太尉沒奈何。只得叫人取酒請他。濟顛吃得盡興方纔說道。這香是皇太后娘娘。舊年中秋夜。取出來焚燒。祈保聖安。